

官鈞花器用途考

郭學雷



花事作為古人燕閑清賞之雅好，是離不開花器的。但對花器使用之細節，卻鮮有人關注。本文利用歷史文獻、圖像及考古材料，圍繞「官鈞」花器的歷史背景、用途、使用環境等，作了考察。研究表明：「官鈞」各式花盆，均為蒔養菖蒲之盆，是明代蒔養菖蒲流行背景下的產物。蒲盆既是明人庭院流行之清供，又是幾席間的閒逸之品，還是書齋的怡養之具。「官鈞」一類出戟尊則是明代獨有的流行花瓶式樣，其與香爐、香盒形成組合，為宮廷、官宦及文人階層庭園、廳堂、書齋的悅心養性之具。

提及「官鈞」瓷器（註一），其燦若晚霞的玫瑰紫、海棠紅，清幽淡雅的翠青、月白等變幻莫測的釉色之美，是最值得稱道的。但這一在陶瓷史上佔重要地位的名窯品種，其生產年代，長久以來卻成為學界最具爭議的焦點。至於「官鈞」瓷器生產的歷史背景、用途等，人們更知之甚少。好在歷史不會消逝的無影無蹤，只要稍加留意，流傳至今的零星文獻、圖

像等歷史記憶的碎片，仍可為我們拼綴起這段歷史，並還原其真實面目。這不僅對瞭解「官鈞」瓷器背後的人文歷史、社會生活有所裨益，而且，對於最終解開「官鈞」年代之謎也不無幫助。

「官鈞」花盆的用途及流行背景

英美收藏的幾例成套「官鈞」

花盆（圖一），可證實傳世「官鈞」花盆，原本是與相應各式盆托配套使用的。關於這一點，是毋庸置疑的。「官鈞」花盆，不僅造型多樣、釉色絕美，製作工藝也是歷代花器中至為考究的。如此精美的花器，當時究竟蒔養何等的奇花異草？為何要配盆托？流行的社會背景及使用對象、環境如何？要回答上述問題，只能求諸圖像資料和相關文獻了。



圖一 上：菱花紫釉花盆 美國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藏



圖一 下：長方紫釉花盆 英國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藏

一、蒲石之盆

相關圖像和文獻表明，「官鈞」各式花盆均為蒔養菖蒲之盆，即明人所稱之「蒲盆」、「蒲石盆」。參考畫作如下：

鎮江博物館藏正統二年（一四三七）謝環繪《杏園雅集圖》（圖二），為我們提供了「官鈞」類型花盆具體用途的最早圖像資料。畫面庭院花台之上，對稱置兩蒔養菖蒲之盆。其中一套配鼓釘盆托的仰鐘花盆，具「官鈞」花盆造型之特徵，盎中細密的菖蒲間隱約可見拳石。稍晚的資料，有北京故宮藏弘

治間呂紀等繪《竹園壽集圖》（圖三），圖中庭園花臺上，置一對「官鈞」式樣的帶托青釉渣斗花盆，盎中菖蒲植於拳石之上，即明代典型的蒲石盆。

此外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臺北故宮）藏明中期《十八學士圖》（圖四），上海博物館藏明《十八學士圖屏》（圖五）及無款《五同會圖》（圖六），北京故宮藏杜堇《古賢詩意圖》（圖七），明萬曆版畫《繡襦記》（圖八）等圖像資料中，帶盆托的蒲盆之例，不勝枚舉。其中，以配鼓釘盆托的仰鐘蒲盆



圖三 明 呂紀、呂文英 竹園壽集圖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一對帶托渣斗蒲石盆與蘭花並置



圖二 明 謝環 杏園雅集圖 局部 鎮江博物館藏



圖十一 明 朱端 松院閑吟圖 局部 天津博物館藏 具有「官鈞」特點的六方及道斗蒲盆與松樹、蘭花並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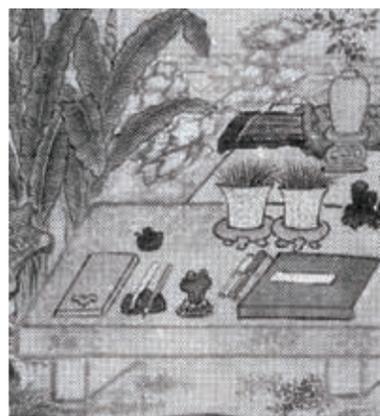
圖十 明成化 御花園賞玩圖 局部 私人藏 引自《中國嘉德國際拍賣公司2012秋季拍賣會拍品》 一對淺蒲盆與松樹並置，盆中拳石為羊肚石。



圖九 明成化 御花園賞玩圖 局部 私人藏 引自《中國嘉德國際拍賣公司2012秋季拍賣會拍品》 兩對仰鐘蒲盆及一套帶托哥袖仰鐘蒲石盆與松樹並置，盆中拳石為羊肚石。



圖十二 明晚期版畫中「官鈞」類型花盆的使用狀況



圖六 明無款 五同會圖 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一對托仰鐘蒲盆對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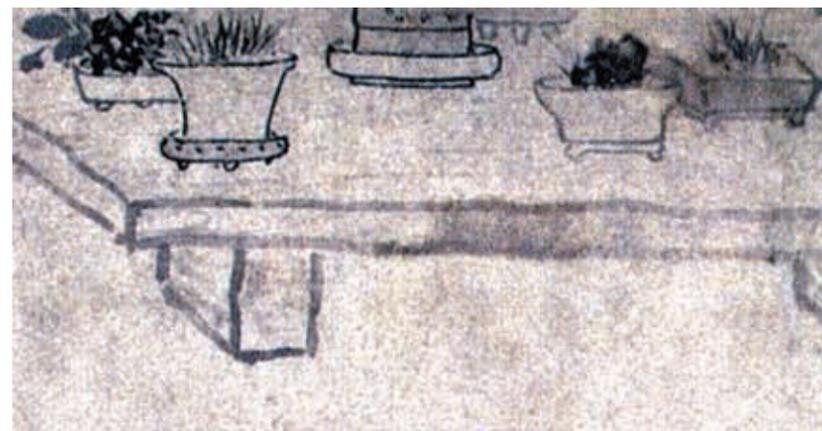
圖五 明 杜堇 十八學士圖屏 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鼓釘盆托仰鐘蒲石盆與松樹並置



圖四 明 十八學士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鼓釘盆托仰鐘蒲石盆與松樹等並置



圖八 明 版畫《繡襦記》 局部 一對鼓釘盆托仰鐘蒲盆與蘭花並置



圖七 明 杜堇 古賢詩意圖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帶鼓釘盆托仰鐘蒲盆

最流行。(圖二、四、五、七、八) 當然，不是所有蒲盆，均置盆托。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(一四八五)《御花園賞玩圖》中(圖九)，花臺上前後置兩對蒲盆，均未置盆托。從其仰鐘花盆的造型及茄皮紫、天藍釉特徵判斷，其或是「官鈞」產品，是瞭解「官鈞」花器在宮廷使用情形的難得資料。不過，同一畫面花臺上的哥袖蒲盆，卻置盆托。該圖花壇背後還有一對淺蒲盆，亦未置托。(圖十)此外，正德間宮廷畫家朱端繪《松院閑吟圖》(圖十一)，畫面庭園中，造型、釉色明顯具「官鈞」特點的渣斗花盆、六方花盆中，均蒔養菖蒲，但未見拳石，也未置托。

「官鈞」類型蒲盆的用途，到明後期已發生變化。如萬曆《列女傳》版畫中，一配鼓釘盆托的仰鐘花盆中，蒔養的並非菖蒲。(圖十二左)《遵生八牋》及李日華《味水軒日記》均載以「官鈞」花盆種蘭、菊、萬年松的情況。晚明版畫中還有鼓釘盆單獨蒔養菖蒲及種蘭花的例子。

(圖十二中、右)不過，以上均是明後期之情形，未必反映「官鈞」原本的用途。乾隆時，「官鈞」花盆一度還用來盛放金屬盆景，與其最初的用途更相去甚遠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上揭明中期以前的圖像中，與帶托蒲盆同一畫面中的其他植物花盆，卻未見一例置盆托者。這一獨特現象或可證實，明代帶盆托之花盆，應是專為蒔養菖蒲所製。難怪高濂《遵生八牋》中稱鈞窯「惟種蒲盆底佳甚」，還稱「均州窯圓者居多，長盆亦少，方盆、菱花、葵花制佳，惟可種蒲」。

二、盆托功用
既知「官鈞」花盆為蒔養菖蒲的蒲盆，那麼，其為何須置盆托？明人有關蒔養菖蒲的文獻，可為我們指點迷津。

明永樂帝謀士姚廣孝(一三三五—一四一八)《逃虛子集》「蒲窓記」云：
夫蒲微物也，根蟠於水石，清而不朽。葉貫於寒暑，當而不變。蕭然於幾席之間，閑而不放。泊然於煙



圖十三 左：昆石

右：羊肚石

復原明代「官鈞」拳石水中養菖蒲圖片 作者提供

霞之際，澹而不厭。蓋師之，有侶於蒲，故好之矣。

明弘治、正德間禮部尚書邵寶（一四四〇～一五二三）《容春堂集》「遣暑四事」詩曰：

桔槔種菖蒲，盆水半欲沒。

明弘治初吏部侍郎楊守陳

（一四二五～一四八九）《楊文懿公文集》「雙柏詩引」：

予以瓦缶蓄水置拳石而栽菖蒲，其閑又得柏皆徑寸許，亦同植焉。

明正德間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倪宗

正《倪小野先生全集》〈菖蒲石〉詩云：

一片菖蒲石，虛涵萬寶泉。長留開闢水，不老蓬萊年。

明嘉靖學者黃省曾（一四九〇～

一五四〇）《五嶽山人集》〈賦得石上菖蒲一首〉：

盆水綠盈盈，中涵碧島清。

明吳門四家之一唐寅（一四七〇～一五二三）「花盆石菖蒲」詩

云：

水養靈苗石養根，根苗都在小池盆。

明正德間山西參政趙漢《漸齋詩

草》〈岡僧房舊寄石菖蒲取還自慰二首〉：

石上栽蒲托老僧，空庭坐雨夢中曾。靈苗有意僧知得，為我歸來綠漸增。蒲芽短短水清清，撫石捫心憶舊盟。寸草星星霜如有待，百年桑梓敢忘情。

明農學家王象晉（一五六一～

一六五三）《群芳譜》載：

養石上蒲法：芒種時種以拳石，奇峰清漪，翠葉蒙茸，亦幾案間雅玩也。石須上水者為良。根宜蓄水，而葉不宜近水。

從上徵文獻中「根蟠於水石」、「盆水半欲沒」、「蓄水置拳石而栽菖蒲」、「虛涵萬寶泉」、「盆水綠盈盈」、「根苗都在小池盆」、「蒲芽短短水清清」及「根宜蓄水」等內容可知，明代流行水中時養菖蒲。

水中時養菖蒲，正是「官鈞」蒲盆置托的關鍵。陸深《儼山集》的一段記述，有助於解開「官鈞」花盆配置置托之謎。文中載：

今寄回鈞州缸一隻，可盛吾家舊崑山石，：鈞州葵花水盃一副，又有菱花水底一個，可配作兩付

（副），以為文房之飾，餘不再收可也。（註一）

由此可知，「水底」是明人對「官鈞」盆托之稱。相對於「水底」，明人將成套「官鈞」花盆，稱為「水盃」，這恰是水中時養菖蒲所需之器。因是水養，又要滿足菖蒲「根宜蓄水，而葉不宜近水」的苛求，需控盆中水量。具體作法，先固定拳石於花盆，再於石上植蒲，最後置花盆於「水底」中。這樣，菖蒲所需水分，就通過盆中有吸水性的拳石供給。故對拳石有「石須上水者為良」（吸水性強的拳石）的要求。

由此可知，「官鈞」之盆托，並非後世常見承接花盆溢漏滲水之托，而是供給花盆中拳石菖蒲水源的水盆。這就是為何「官鈞」盆托，明顯比較高深，而且被稱為「水底」的緣由了。而花盆底的所謂「洩水孔」，也非「洩水」功能，而是通過盆中吸水拳石，從「水底」向上給菖蒲供水的吸水孔。至於為何開孔多達五個，應是為改善「水底」給盆中蒲石供水能力的設計。（圖十三右）

至於未置盆托花盆的菖蒲時養，

瓏好栽菖蒲等物，最佳茂盛，蓋火暖故也。

前揭陸深《儼山集》載「今寄回鈞州缸一隻，可盛吾家舊崑山石」一段，雖未提及時養菖蒲內容，但從文中「鈞州缸」、「鈞州葵花水盃」、「水底」推知，此「舊崑山石」正是時養菖蒲所需良石。而且，陸深所寄物品，顯然均為時養菖蒲所備。

明文震亨《長物志》更具體稱：

崑山石：，以白色者為貴。有雞骨片，胡桃塊二種，然亦尚俗，非雅物也。

王象晉《群芳譜》還稱：

惟崑山巧石為上，第新得深赤色者，火性未絕，不堪栽種。必用酸米泔水浸月餘，置庭中日曬雨淋。經年後，其色純白，然後種之，篾片抵實，深水盛養一月後使紫根。

明高濂《遵生八牋》，還提及

「水浮石」：

菖蒲之種有六，：種之昆石、水浮石中，欲其苗之蒼翠蕃衍非歲月不可。

昆石、水浮石之外，還有武康石、羊肚石（水浮石的一種）（圖

明代菖蒲的再流行，首先得益於皇室的帶動。明董斯張《靜嘯齋存草》收錄〈畫菖蒲是宣廟御筆〉一詩，不僅說明宣宗時宮中有蒔養菖蒲的風氣，而且，菖蒲既出宣宗筆端，說明宣德帝對其情之所鐘。更有甚者，憲宗〈御花園賞玩圖〉中，畫面中竟有七盆菖蒲，足見成化帝對菖蒲之癡迷。皇室蒔養菖蒲之例，有湖南長沙明吉藩王府花園遺址出土大量明中期與「官鈞」蒲盆造型相同的綠釉渣斗花盆、青花仰鐘花盆、素三彩帶托海棠花盆等（註四）。這些蒲盆的發現，說明當時蒔養菖蒲之風，已從皇城內圍，遠播到了各地藩王的府邸

過冬。新得者枯渴，亦須浸養期年，使其咸渴盡解，然後種之，庶可久耳。

文獻之外，明代繪畫中對蒲盆摹石也有細緻刻畫。如〈竹園壽集圖〉中所繪一對帶托天藍釉渣斗花盆，盎中拳石，色白秀巧，或是昆石。而前揭〈御花園賞玩圖〉所繪花盆中拳石，其上滿布規則黑點，正是羊肚石的特徵。

四、「官鈞」蒲盆流行的歷史背景與使用環境

盆盎蒔養菖蒲，宋時已頗流行。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藏南宋〈戲貓圖〉中的蒲石盆，造型與「官鈞」花盆相

我們呈現出更直觀的上層官僚蒔養菖蒲的真情實景。該圖是正統二年內閣大臣楊士奇、楊榮、楊溥及畫家等人在楊榮的杏園聚會之情景。楊榮為永樂、宣德、正統三朝重臣，該畫描繪的是其私家庭園。從畫中兩蒲盆的陳設可知，菖蒲是當時上層官僚之家庭園清供的重要內容。此外，北京故宮藏弘治間〈竹園壽集圖〉，為我們提供了官宦上層蒔養菖蒲的更為真切之圖景。該畫是呂紀、呂文英為慶賀吏部尚書屠浦，戶部尚書、前翰林院侍讀周經和御史侶鍾三人六十歲壽辰所繪。畫面中，正對主人廳堂的花台中，置一對天藍釉渣斗蒲石盆，凸顯出其庭園清供中的位置。文人方面，歷經宣德、成化數朝的吳門畫派先驅沈貞吉曾畫一幅〈菖蒲圖〉（圖十六），上題宋謝枋得〈菖蒲歌〉，體現了當時文人階層普遍的菖蒲情結。

從前引幾例庭園花台陳設來看，蒲盆多成對列置，並多與松樹或蘭花、奇石並置，成為明代庭園花卉清供一大特點。（圖二、三、六、八、



圖十五 左：明宣德官窯鼓釘盆托仰鐘花盆 景德鎮明御廠遺址出土

右：明成化官窯鼓釘盆托渣斗花盆 景德鎮明御廠遺址出土



圖十四 南宋 戲貓圖 局部 拳石菖蒲 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藏



圖十七 明 朱端 山水人物圖 局部 美國納爾遜藝術博物館藏

去甚遠。（圖十四）從盆中拳石並結合陸遊「海東銅盆面五尺，中貯澗泉涵淺碧」的吟詠菖蒲詩句可知，宋人也流行水中蒔養菖蒲。從宋人詩詞中還獲知，菖蒲當時還是士人階層堂中、幾硯間的清雅點綴和互贈禮物。蘇軾、陸游、洪邁、謝枋得等與菖蒲結緣的文人名士比比皆是。

明代漢族再次成為華夏正統，在文化上必然以漢文化傳統作依託。被兩宋文人推崇的菖蒲清供，自然會受到上至明朝帝王、皇室，下到官僚、文人的青睞。「官鈞」花盆的大量生產，就與明代蒔養菖蒲的再度流行密切相關。

圖十六 明 沈貞吉 菖蒲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一 日本德川美術館復原室町時代瓶花清供場景

九、十)宋代始，菖蒲即是堂中、幾硯間的清供，明代繼之並光大。美國納爾遜藝術博物館藏朱端山水人物圖，圖中茅亭內床榻一側花幾上，置菖蒲一盆(圖十七)，可視為明代居室菖蒲清供一例。而前揭《儼山集》所載「鈞州葵花水盃一副，又有菱花水底一個，可配作兩付(副)，以為文房之飾」的情況，則是「官鈞」蒲盆，作為書齋清供的例子。另從朱元璋十七子朱權撰《臞仙神隱書》載「石菖蒲置一盆於幾上，夜間觀書，則收煙無害目之患」的內容，可知菖蒲在書齋中還有保健之神效。



圖十八 南宋 官窯出戟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 龍泉窯出戟尊 日本頰川美術館藏 元代 龍泉窯出戟尊 韓國新安元代沉船出水

正是在皇室的帶動和官員、文人的推崇之下，微物菖蒲——這一根植於拳石上的靈苗仙草，從最初庭園之花卉清供、幾席間適情養性之妙品，甚至成為書齋必備的怡養至清之具，既可清賞又具養生保健之功效(註五)，難怪「官鈞」花盆得以大量燒造並為人所喜用了。

「官鈞」出戟尊的流行、用途與陳設環境

一、明代流行之瓶式

從考古資料、傳世遺物及圖像資料來看，「官鈞」出戟尊的造型特徵、時代風格與宋、元同類器物截然不同，而與明代其他窯口、材質的出戟尊風格、特徵一致，具有明代獨有的特徵。

宋元瓷器中，年代可考的出戟尊，有南宋官窯(註六)、宋元龍泉窯製品。(圖十八)(註七)

明代出戟尊材料，以傳世幾件琺瑯器、紀年銅器最為重要。北京故宮和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各藏一件景泰銘掐絲琺瑯出戟尊。(圖十九中)據夏更起先生考證，景泰銘出戟尊系



圖十九 「官鈞」出戟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景泰銘掐絲琺瑯出戟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銅出戟尊 大明宣德年制 款 山西民間傳世品

明御用監製作，年款是在宣德器上加刻(註八)，故其應代表宣德官器作風，可作為斷代標型器。無獨有偶，山西民間一件傳世銅出戟尊(圖十九右)，造型與「官鈞」出戟尊特徵頗為相合。重要的是，其底部鑄「大明宣德年製」款，可為「官鈞」及景泰銘琺瑯出戟尊的年代，提供斷代旁證。

成化、正德、嘉靖及萬曆等朝，景德鎮官窯也曾大量生產出戟尊。(圖二十)與「官鈞」相比，除成化、萬曆朝個別出戟尊與「官鈞」造型特徵相同外，其餘多省去兩組出戟，有簡化趨向。

日本德川美術館還藏有明代龍泉窯出戟尊(圖二十右一)，其頸及下部的輪廓曲線、突起的中腹及凸楞較高的出戟等特徵，也與「官鈞」出戟尊頗為接近，體現出一個時代南北不同窯口器物息息相通的風格特徵。

圖像方面，「官鈞」出戟尊與明畫中的同類器物特徵也高度吻合。如臺北故宮藏仇英《蕉陰清夏圖》，畫面下方石案上置「官鈞」特徵的插花出戟尊。(圖二二)仇英的另幅



圖二十 成化青花出戟尊 海外藏 正德白地綠龍紋出戟尊 日本戶栗美術館藏 萬曆五彩出戟尊 引自《中國的陶瓷特別展》，東京國立博物館，1994 明龍泉窯出戟尊 日本德川美術館藏

〈漢宮春曉圖〉中的堂間長桌上，也陳設「官鈞」式樣的出戟尊。(圖一三)

和，出戟隱起。明初出戟尊始有較大變化，整體造型輪廓線條較硬明，長方形泥條組成的出戟明顯突出。明中期以後，出戟尊造型變化不大，有的製品出戟數量減少，形制趨於簡化。

如果把「官鈞」出戟尊，放入上述發展譜系中考察，不難發現它與明早期製品的特點最為契合，具有明代獨有的時代特徵。而且，從景泰藍、銅製品，成化、正德、嘉靖及萬曆等朝的景德鎮官窯均曾生產「官鈞」風格出戟尊的情況來看，「官鈞」出戟尊堪稱明代流行的瓶式之一。



圖二二 明 仇英 蕉陰清夏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瓶花、香爐組合



圖二四 明 仇英 貴妃曉妝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侍女折枝插花情景



圖二三 明 仇英 漢宮春曉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花瓶、香爐、香盒組合



圖二五 明 謝環 杏園雅集圖 局部 鎮江博物館藏 書桌上的花瓶

二、用途與陳設環境
相關證據表明，「官鈞」類型出戟尊，是作為古青銅花尊的替代品，流行於廳堂、書齋、庭園等場所的瓶花清供。

明人流行以古代銅尊、壺等為瓶花器具。(註九)古物難尋，故仿古青銅的瓷質花瓶便開始流行。
反映使用情形的圖像，有前揭臺北故宮藏仇英〈漢宮春曉圖〉，畫面堂間香案上依次陳設「官鈞」式樣出戟尊、香爐、香盒。另前揭臺北故宮所藏仇英〈蕉陰清夏圖〉，畫面下方庭園石案上，「官鈞」式樣的插花出戟尊與哥釉簋式香爐合置。而仇英繪〈貴妃曉妝〉圖中，海棠樹下一侍女手捧出戟尊，正等待另一侍女從樹上

折取花枝插入瓶中。(圖一四)

另值得注意的是，「官鈞」出戟尊大小不一，從十幾至四五十公分不等。《長物志》有「均州瓶，有極大高二三尺者，以插古梅最相稱」的內容。(註十)深圳文物考古鑒定所徵集一出戟尊標本，個體碩大，按比例推測，其高度約四十七公分左右。如此碩大的出戟尊，或是明朝流行的「堂供」之瓶。有文獻為證：文震亨《長物志》瓶花條有「堂供必高瓶，大枝方快人意」之句；《長物志》置瓶條也有「隨瓶制置大小，倭幾之上，春冬用銅，秋夏用磁。堂屋宜大，書屋

宜小」類似的內容。

前揭仇英〈漢宮春曉圖〉，畫面堂間香案上，與香爐、香盒並置的出戟尊，即是明代堂供之瓶難得的形象資料。日本德川美術館利用德川家族藏明代龍泉窯出戟尊，復原的室町時代的插花場景，也可視為堂供之瓶一例。
至於二十公分左右的「官鈞」小型出戟尊，參酌「堂屋宜大，書屋宜小」的內容，便知其或是書齋中的清供了。

「官鈞」類型的出戟尊，除了作為堂屋、書齋之瓶花清供外，文人

雅集的庭園，自然也不可或缺。前揭仇英〈蕉陰清夏圖〉中，庭園石案上合置的插花出戟尊和哥釉簋式爐，則是出戟尊作為庭園瓶花與香器組合之例。前揭鎮江博物館藏謝環繪〈杏園雅集圖〉，書桌置一插花小型出戟尊，儘管在庭園，主人仍按「書屋宜小」的要求置瓶。
綜上所考，不僅可確認「官鈞」出戟尊具有明代獨有的時代特徵，而且，還可發現，其往往與香爐、香盒形成組合，陳設於廳堂、書齋、庭園等場合，是明代流行之瓶花清供。

作者為深圳博物館副館長

註釋

1. 「官鈞」瓷器，西方人稱為「帶數目字鈞瓷」(Numbered Chun Wares)，特指印、刻有漢文數目字(一~十)的出戟尊、各式花盆等鈞窯製品。由於這類鈞瓷多為傳世品，為便於與金元墓葬及遺址出土盤、碗、爐、瓶等普通鈞瓷相區別，當今學者又稱其為「傳世鈞瓷」，或「陳設類鈞瓷」。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，這類鈞瓷應主要是由官方窯場或官方組織生產並為其所用的，故本文稱之為「官鈞」。
2. 陸深《儼山集》卷九八「書·京中家書二十三首」。該段為陸深晚年在京期間的家書。陸深卒於嘉靖二十三年(一五四四)，故《儼山集》所著年代下

3. 《本草綱目》卷十九·鄙事·菖蒲本經上品：「生於水石之間，石菖蒲也。人家以砂栽之一年。至春剪洗。愈剪愈細。高四五寸。葉如韭。」
4. 李鄂權，《長沙走馬樓古井出土的明代瓷器》，《文物》二〇〇一年第四期。
5. 高濂《遵生八牋》起居安樂箋·下卷·昏怡養條，怡養動用器具·蒲石盆：「書齋蒲石之供，夜則可收燈煙，曉取垂露潤眼，此為至清具也。」
6. 《宋官窯特展》，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，一九八九。杭州老虎洞窯址出有相同的器物標本，見杜正賢主編《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》，文物出版社，二〇〇一。
7. 南宋龍泉出戟尊以日本瀨川美術館

8. 《金銀玻璃瑠瑯器》(《中國美術全集·工藝美術編十》)，文物出版社，一九八八，圖二九。
9. 《遵生八箋》高子瓶花三說條：「高子曰：瓶花之具有二用，如堂中插花，乃以銅之漢壺，大古尊壺。」
10. 《長物志》器具條載：「銅漢方瓶、龍泉均州瓶，有極大高二三尺者，以插古梅最相稱，瓶中俱用錫作替管盛水可免破裂之患。」